

大树春彦 著

別墅血案





大树春彦

别墅血案

经济与法系列之二

德宏民族出版社

(滇)新登字 06 号

责任编辑：刀安国

封面设计：晓 勇

经济与法系列之二

别墅血案

余小林 译

*

德宏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芒市青年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路南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247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525—224—6/1.233

定价：13.80元 全套（六册）总定价：82.80元

本书内文用52克凸版纸印刷，封面贴有德宏民族出版社激光防伪标志，无此防伪标志不允许销售。

大 树 春 彦

责任编辑：刀安国

封面设计：晓 勇

目 录

前言 1	(1)
前言 2	(2)
别墅血案	(16)
第一章 冰室想介的西行	(16)
第二章 冰室想介的迷惑	(66)
第三章 冰室想介的东行	(108)
第四章 冰室想介解谜	(129)
第五章 冰室想介南行	(157)
取材笔记	(166)
血字	(170)
第一章 请你去问文殊菩萨吧	(170)
第二章 杀人的预感	(196)
第三章 给死定位	(221)
第四章 死人复苏	(244)
第五章 资助人的面孔	(266)
第六章 与幽灵的约会	(291)
第七章 最后的杀人	(317)

前言 1

——芦屋市六麓庄镇上、西配房、六月六号上午八点三十分。

“早上好，会长。”

美宗门家的顾问律师——北条政伸进厨房打招呼的时候，已经是早晨八点半了。

厨房里摆着一张椭圆形大理石餐桌。一下可坐二十来人，可现在只有三人坐在桌边。

主人当然是成美流通集团会长美宗门康则。还有他的后妻绫乃，及会长秘书伊达宗一郎。第四个人是北条。

美宗门和妻子绫乃，相对而坐在圆桌的两端，两人离得那么远，象征着他们的心也隔得很远很远吧。

“今天早晨还没见着志保呢。”北条一边在中间的席位上落座一边问。

虽叫顾问律师，他其实还年轻得很。才三十五岁。

他的身体虽略显消瘦，但订做的西装却十分合适，黑色的海军制服上配上了一条红领带。

头发是三七分，涂得光亮整洁，花掉的摩丝一定不少，即使台风吹来也不会乱的吧。他的笑容也如同他的发型，让人

挑不出半点毛病。

“志保还在熟睡呢，我们还是先开始吃饭吧。”

主人美宗门康则拿起了筷子，显得很不高兴，他的胡须跟从明治时代的那些照片上移下来似的。

“不把她叫醒吗？”北条一边铺开餐巾布一边问。

“没关系，反正她一起床也是添麻烦。”美宗门很不耐烦地把落在白餐巾布上的面包屑抖掉，他今天穿着一件西式衬衣，上面还打了一副黑领结。

他不高兴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坐在他对面的妻子绫乃。

她没有同意他的离婚申请。

绫乃穿着一身亮丽的琉璃色的和服。也许因为已经三十六岁了，她显得很沉稳。

从第一任妻子病亡她以二任的身份进这个家门起，已经整整三年了，而她和美宗门的的关系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主要原因是性格不合。

“喂，北条。”

绫乃娇声娇气地向顾问律师打招呼，他比她只小一岁。

“你不觉得会长做得太过份？就算他把情妇志保堂堂正正地立在东配房，我尚可忍受，这一次他把我这正妻从西配房赶走，让她取代我的位置，这也太小瞧人了吧。”

绫乃说的东配房，是美宗门在东京打天下时的家宅，在大田区田园调布，是钢筋水泥建筑的二层豪华别墅。

而西配房有东配房的十倍大，就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在兵库县市中心住北两公里，位于六甲山的东侧，超级豪华住宅区——六麓庄镇上。

这个六麓庄是一九二八年，以大阪的财界巨人内藤为三

郎为首，为上流阶层的巨擘们制造的高级豪华住宅区，它是模仿香港的白人社区而建，占用的是原来的国有森林。

当时建的时候，就把水、电、煤以及电话线路统一埋在地下，路宽都是六米左右。

因为位于六甲山的山麓，所以这片豪华住宅群被起名叫“六麓庄”，所有的家都几乎沿坡而建，拾级而上，每一家占地面积都超十坪。

六麓庄的特征就是石墙环绕，石墙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豪华宅邸莫过于成美流通集团会长——美宗门康则的私宅了，本书中，通称为“西配房”。

宅中装有游泳池及三个网球场，外面是鲜绿的草坪，因是洋式建筑，简直让人认为这是明治时代最高级洋式建筑——鹿鸣馆。

“我没同志保结婚的打算，好像我告诉你不止一遍了吧。”美宗门喝了一口红茶，慢慢启开话口。

“我不是为了同志保结婚才把你赶走的。这只是你本人的问题。我总觉得我们两人性格不相投所以才想离婚。”

“我不相信。”绫乃冷静地答道。

“身为成美流通集团的会长，把正妻赶走扶情妇坐头把交椅，也不怕世人笑话吗？对不对，伊达？”她又问美宗门的秘书。

但伊达就坐在会长前面，没应声附和。

伊达同律师北条一样，今年也是三十三岁。他的容貌同轮廓鲜明的北条形成鲜明对比，腰身显得粗壮，性格也是小心谨慎的那种。

他的眼睛近视得厉害，总是戴着度数不低的眼镜，因此

从他的眼睛观察不出任何东西来，也因为这，北条对这会长秘书总是敬而远之。

“会长的心意我明白。”绫乃在众人面前总是称丈夫叫会长。

“会长同前妻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叫美和、美果。两人今年都从芦屋大学毕业，美和已定好在东京的大公司工作，美果留在这儿。她们两人这一两年内都会找好对象结婚的吧。不，不是我，是已经有人替她们找好了，这样说更对吧，北条、伊达。”

绫乃看了两个男人一眼。

“你们两人真是会长的左膀右臂，会长年龄趋大，对手下谁也不信任，但对你们两人，真像自己的儿子般疼爱。”

北条新落席，女佣赶紧沏上咖啡，但绫乃毫不理会继续自己的话题。

“你们两人之中，谁和美和结婚，谁和美果结婚还不知道。但总而言之，美宗门家的继承人就此定了。到现在生男孩看来没必要了吧。会长已瞒着我不知什么时候做了绝育手术。”

给北条沏咖啡的女佣手猛地一抖，茶色的液体溅出了杯外。

“这样做未免太高明了吧，如果我再怀上孩子这是私通的罪名，如果没孩子，离婚就更容易了吧，会长是这么想的吧。”

绫乃死死地盯住坐在对面的美宗门的脸。

“不过，我有言在先，如你执意要离，我不取财产就划不来了。这个西配房还有田园调布的东配房。离开这儿，别谈什么离婚。北条先生是会长您的律师，万一要请，我会另寻高明。总而言之，我不是躺在床上哭泣的人，你心里得要有

这个打算。”

“行了吗？绫乃……”

美宗门目无表情地说了这么一句，随即整个房间里响起了金属刺耳的破裂声。

“夫人，老爷，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早晨的阳光暖暖地射进来，但里屋传来的充满恐怖的嘶叫声，显得格外疹人。

“杀人啦，杀人啦……快来人，快来人啊。”

发出这声的，是自从美宗门家落户东京起侍候老爷将近三十几年的女佣头野崎千荣。

“快来人哪。”

千荣从二楼走廊口探出头又一次对楼底大厅喊道。

在门口清洗车子的会长专聘司机木村淖八郎，听到里屋的喊声猛地一惊，随即慌忙跑进来。

“野崎，不好了。”

越过从六米高的开花板上吊下来的华灯，千荣同木村对视了一眼。

“木村，大事不好了。东配房的志保……在美果小姐的房内，遍体是血。”

“什么，真的吗？”

穿着绀色衬衫的老司机木村脸胀成血色，一脚脱掉鞋就向二楼飞奔而去。

与此同时，厨房里的美宗门他们也听到了动静，争先恐后地奔向大厅。

“怎么了，千荣？志保发生了什么事？”

美宗门望着二楼简直近似怒吼。

嘴边全是面包屑，餐巾还吊在领口上。

“千荣，为什么不回答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把嘴中的东西咽下，美宗门又问了女佣一句。

“嗯，是……”

穿着英国古典女佣服装的千荣，从走廊上边往下看边没着边际地回声答道。

“志保在美果小姐的房内浑身满是鲜血，坐着不动。”

“什么志保浑身满是鲜血？在美果的房里？”

美宗门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他的情妇波川志保，平时住在田园调布的东配房内，昨天来芦屋参加家庭会议，才在六麓庄留宿一晚。

以情妇的身份能出席家庭会议并有发言权，这也正说明美宗门的正妻——绫乃的地位岌岌可危。

“那么，美果被杀了吗？”

“这……”

“什么这，不是吧。你不看了房间吗？”

“是，看了。但，那……美果的床上只有头发和睡衣。”

“只有头发和衣服？”美宗门双眉紧锁。

听到这儿，该是自己亲自去看一看的。但长久以来，美宗门已养成了遇事先用头脑考虑的习惯。

他后面站着后妻绫乃、顾问律师北条及会长秘书伊达，美宗门不采取行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到底……发生怎么回事了？”

美宗门又追问了一句。

“我也不明白。总而言之：枕上有头发散着，床上摆着睡衣，但哪儿也找不到小姐，好像身体无形中消失了似的。”

“笨蛋！”

“真的，老爷。而且床上也满是血……”

站在美宗门身后的绫乃，轻叫着瘫了下去，身体被两旁的秘书伊达和律师北条支着。

“快叫警察！”

先到二楼视听情况的司机木村，从美果的房子用破锣似的嗓子吼道。

“对，快叫警察！还有救护车！快！快！！”

美宗门终于一把扔掉餐巾，急步走上楼来。

走到楼梯的最上一级，正巧同从房里冲出来的木村撞了个满怀。

“老爷，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老司机手里，握着一把满是污血的菜刀。

美宗门双目圆瞪，赶忙问：“这是什么？”

“志保握在手里的，在美果的房里。”

“快走开。”美宗门一手推开木村，迈步进入女儿的房中。

“啊！”他一声尖叫，后面的话再也没能喊出来。

在白色宽敞的房中，美宗门的情妇波川志保跪在房间的一角。

她的脸对着刚走进来的美宗门，眼神还恍惚迷漾得很。

志保还身着睡衣，从肩上到胸腹，满是赤褐色的血。

她蹲下的地方，也有大片的铁锈色血迹。

可能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血的红色已暗黑许多，但房内的惨状真可以用“血的海洋”一词来形容。

美宗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来不及同还在颤抖的志保打招呼，赶紧先把视线投向女儿平时睡的那张床。

羽绒被丢在床角，白色的床单早已被大量的血弄得惨不忍睹。

不仅如此，墙上的壁纸上、窗帘上也飞溅了不少。

那儿，女儿本该躺在那里。美宗门不禁愕然，因为枕上，有一把头发。

“这……是美果的头发吗？”美宗门自言自语道。

美果的头发只披到肩上。

可以推断，把美果的头发都弄下来，同这枕边的量基本差不多。

惨景还远远不止这些。

柠檬色的长袖睡衣，胸前已被染成红色，还被摆成一个“大”字形。

正如佣人头千荣所言，好像人的身体无形消失了。

好像是在仰面而睡时被施以魔术，只剩下头发和睡衣，而肉体却飘忽着飞向了空中。

比看见尸体还令人惊颤，父亲美宗门康则已开始抖起来。

然后，他看了自己的情妇一眼。

二人四目相合。

随即，刚刚恍惚的波川志保的表情，一下子被恐怖笼罩着，她使劲摇头大喊：

“不是我，杀害美果的绝对不是我！”

前言 2

——东京·田园调布、东配房、六月六日上午八点三十分。

如果用位于芦屋市北部的六麓庄来代表关西的超级豪华住宅区的话，代表关东的便是东京的田园调布了。

这个镇建得比六麓庄早，是一九一八年由泷泽荣一规划制造的。

以站为中心，放射型的林荫道整齐排开，同荣一当初规划的一模一样，没有一处建筑不是按计划而建的。

田园调布同六麓庄一样，也建在坡上，因为不是山麓，仅是地势稍高点，所以不觉得整个镇的海拔有多高。

沿着缓坡，许多豪华宅邸鳞次栉比。同规模宏伟的六麓庄相比，田园调布的规模小多了，占地面积也不太大。

美宗门康则的籍贯在东京，成美流通中心扎根关西以前，他一直把田园调布当大本营。

这是座二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呈灰色的箱形，在此看得见旁边宝来公园的风景。这儿现在是美宗门的情妇——波川志保的住处，同六麓庄的西配房相对应，我们把这儿叫做东配房。

这个巨大的灰色建筑被一片绝色所笼罩，从外面根本看

不见里边的样子。

同西配房相比，这儿的规模也仅有十分之一大，美宗门在此金屋藏娇，自是花了不少心思。

因而，东配房连一扇窗户也没有，从外面看，建筑显得怪怪的。

采光全部从天窗，到处是换气口，通风自然也不成问题。

当然，同西配房一样，东配房也备有严密的警报装置。

在这儿，作为波川志保的私人女佣，五十五岁的野崎八荣同她在一起。

她是六麓庄的女佣头野崎千荣的妹妹。

每天早上八点半，八荣从蒲田的公寓出发乘田蒲线到东配房上班。这儿是美宗门康则的小老婆的住处，为了她一个人，八荣每天干着做饭、洗衣、打扫等等杂活。

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个卑下的工作，但八荣不以为然。

同一生坚持独身的姐姐千荣不同，妹妹八荣却是失败婚姻的牺牲者。

二十五岁的时候，听父母之命同一个经相亲认识的男人结了婚，虽然知道那是个残暴无比的男人，她还是忍啊忍，也一直瞒着姐姐，一直把二十五年捱了过来。

两人之间没有孩子，八荣还能忍过这种婚姻生活，是因为她太注重别人的眼光。

也就是说，离婚是罪恶，是可耻的不体面的行为。

但一过五十，人生所剩时间不多，八荣这才明白自己选择错了，她再也无法忍受奴隶般的生活，发誓不能这么碌碌无为地混日子。

有一天，她向丈夫提出来，丈夫冷冷地答道：“你想离就

离，但你主动提出来的，我可是不付任何赡养费。”

“行，可以。”八荣就此终于自由了。

离婚之后她才把这事告诉姐姐，千荣没来得及吃惊，先把妹妹的勇气好好夸了一番。

然后，姐姐就为八荣找了一个在东配房当女佣的活儿。

“替老爷的情妇干活，你可能一开始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千荣首先教育八荣：“但对你这个从没走出过家门的人来说，也算是进入社会的第一课吧。”

姐姐所言极是。

八荣就这样在东配房工作了五年，其间美宗门康则的情妇已四度更替，现在的波川志保是第五个情妇。

当美宗门的情妇长则两年，短则三个月已司空见惯。

“因为是毫无法律保障的小老婆，所以不保持紧张不行。”

这句话八荣已听主人美宗门对那些情妇说了许多遍。

“吊儿郎当的人可没权在我的身边。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她们解雇掉。因此没危机感不行。作为报酬，我给你们每月的零花，还有现在这种生活。行了，光靠脸蛋和身段别想笼络我的心。而且，就算俘虏了我，你们的日子一律会在两年之内结束。”

虽然这话粗暴得很，但沿袭了明治时代家风的美宗门这么教育却有很大的说服力。而事实上，他确实照他自己的话去做的。

志保之前的情妇是一个叫真里江的年轻女孩。她同美宗门处得极好，几乎能让别人认为他们仍会继续的。美宗门对她非常的满意，放开六麓庄的家不管，连日宿在东配房里。

尽管这样，第二年一结束，真里江还是被通告“合同期